

Hongchen Wei Wo Qingda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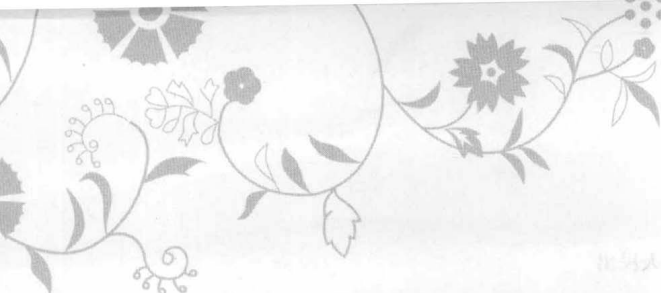
红尘 为我倾倒

—— 手 们 ——

一本讲夜场生活的百科全书

叁个六◎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Hongchen Wei Wo Qingdao

红尘 为我倾倒

——我身边的红尘女孩们——

三个六◎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尘为我倾倒 / 叁个六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10
ISBN 978-7-222-06847-6

I. ①红… II. ①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93278 号

特约监制	李耀辉	策 划	马 旗
责任编辑	王绍来	特约编辑	马 旗
版式设计	刘珍珍	装帧设计	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红尘为我倾倒

叁个六 著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 650034
网 址 <http://www.ynpph.com.cn>
E - m a i 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8.5
字 数 21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印刷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222-06847-6
定 价 28.8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-
- 一 杨露露的折腾 / 001
 - 二 可耻 / 005
 - 三 唐小静 / 009
 - 四 悬崖 / 013
 - 五 吕坚的巴掌 / 017
 - 六 不能只要一个女人 / 021
 - 七 活在档下 / 024
 - 八 心苦 / 028
 - 九 行业 / 030
 - 十 三年半的一夜情 / 033
 - 十一 我的情书 / 037
 - 十二 待客之道 / 041
 - 十三 异域美女 / 045
 - 十四 应对之策 / 049
 - 十五 K房真谛 / 051

十六	和小姐们一起开会	/ 054
十七	搓面团	/ 057
十八	创意源自扯淡	/ 063
十九	唐小静的任务	/ 066
二十	臭男人	/ 071
二十一	三级言情片	/ 074
二十二	夜的不知疲倦	/ 079
二十三	定律	/ 083
二十四	我们结婚吧	/ 088
二十五	生活的脆弱	/ 093
二十六	还有明天吗	/ 099
二十七	同是天涯坠落人	/ 105
二十八	装的快乐	/ 109
二十九	杨露露丢了	/ 114
三十	三八红旗手	/ 120
三十一	别低估男人	/ 127
三十二	我们的狼心狗肺	/ 132
三十三	初到北京	/ 137
三十四	吕坚的恋爱	/ 142
三十五	疯狂	/ 148
三十六	那一封信	/ 154

三十七	迷茫	/ 161
三十八	铁扇公主的爱情	/ 167
三十九	感情太伤钱	/ 173
四十	相亲	/ 179
四十一	天生的政客	/ 185
四十二	媛姐的理想	/ 191
四十三	我们都是畜生	/ 198
四十四	小人物	/ 204
四十五	优优的相亲	/ 211
四十六	吕坚的决绝	/ 217
四十七	再无遁形	/ 225
四十八	大龄无业游民	/ 232
四十九	我不再是狼	/ 238
五十	要跟我同居	/ 244
五十一	幸福来自平淡	/ 250
五十二	吃软饭综合症	/ 256
五十三	留守男士	/ 262
五十四	决绝未必绝情	/ 269
五十五	唐小静的泪	/ 276
五十六	希望	/ 282
五十七	生活没有结局	/ 287

一 杨露露的折腾

是的，我承认，我曾多次幻想让杨露露离开我的生活，走的方式也必须不落俗套，她得像个仙女般冉冉升空，在化作一颗人造卫星的刹那，低下头冲我脸上吐口水。这走法很有格调，她应该喜欢，符合她一贯的后现代风格。

但在这之前，我少不了要做她一番思想工作，我要拉着她的手告诉她，如果当年猩猩们不离开森林，就永远学不会直立行走。这句话我琢磨了好一阵子，自认为很有说服力，虽然一开始比较难理解，她会张大嘴凝视我，质疑我，然后稍微脱离出矜持，咒骂我，殴打我……但我都能忍，伟大的情感均源自生生不息的折腾，不死去活来的，没有看点。

遗憾的是，这念头先天发育不良，后天培养不足，从未对杨露露构成实质性威胁。因此在我俩苟延残喘的二人世界里，万物祥和，鸟语花香。

杨露露从厨房里收拾完出来，见我正发着呆，仿佛很空闲的模样，于是直接躺在了我腿上，嘴里哼哼唧唧地说这里疼那里酸。我说这太好办了，你脱光了趴地上别动，我正好饭后百步走，顺便把背也给你踩了。

她白了我一眼，从我手中一把夺过电视遥控器，一阵噼啪乱按，把屏幕中的画面切割得支离破碎，各频道里的主人公刚一张嘴，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，生生把后半句话咽回肚子里。如此一来，愣是剪辑出一段很雷人的对白：“难言之隐……一般人我不告诉他……地球人都知道了……我有我可以……不抛弃不放弃……男子不孕不育医院！”

她撅着嘴抱怨没什么好看的节目，我说这得从你的实际需求出发，想做剩女就看连续剧，想做圣女就看新闻联播，想做神女就看广告。话音刚落，电视里出现一位眼镜大叔，声嘶力竭地高喊着：“百分之百的南非真钻，百分之百的瑞士机芯！”旁边的傻大姐立刻手掩酥胸，面带潮红，娇喘着哇了一声，像是瞬间被引发了高潮。

我低下头问杨露露这男的是不是性压抑？杨露露反问我，那女的是不是吃了春药？然后我俩同时点点头：“嗯，干柴烈火，绝配绝配！”

我和她其实有很多共通点，这在平时生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以前她经常拉着我的手来回摇晃，说两人在一起得互补才对，咱俩那么默契是不是有问题呀？我说这问题大了，必须要改！必须养成吵架的优良习惯，得把日子吵红火。

上帝他老人家有时候随和得令人莫名其妙。如今她真得到了她想要的默契，而我对吵架的玩笑向往，也捎带着被一起满足了。唯独没有让日子红火起来。

杨露露把电视关了，百无聊赖地伸了一个懒腰，顺带着瞟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香艳得逆风都能飘上东方明珠。我连忙干咳了两声，帮她把四面通风的小背心拉拉好，说天气凉了，树叶黄了，大雁往南飞了，你也该洗洗睡了。

她蹭地一下坐直了身子，二话不说就解我皮带，说是要例行检查，我立刻像个任意球前排人墙的，死命捂住要害，说你检查什么呀，武器良好，弹药充足，没放过冷枪也没走过火。她几次突破未果，便用兰花指戳着我的脑袋，非常严肃地警告我，我拖欠的公粮她连本带利都记着呢，一旦超过她的忍耐极限，我就只能用童声演唱《把根留住》了。

我相信这姑奶奶绝对说到做到，这三年多里，她指甲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如果都没褪去，那比“越狱”里的纹身震撼多了，绝对是野兽派线条。我老对她说，如果我是一座巍峨的山脉，那她就是一只发情的穿山甲。

她第一次抓我的时候，问我疼不疼，我说不疼，她笑眯眯地又咬了我一口，我还说不疼。她捧着我的脸说你对我真好，以后你能都不疼吗？我冒着冷汗说我保证永远不疼。

恋爱就是一种超强麻醉剂，直到失去药效的时候，所有累积的疼痛才会一股脑地刺激中枢神经，让你龇牙咧嘴，让你逃之夭夭。

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拍拍她小脑袋让她从我身上下来。我起身穿上外套，她瞪大了眼睛问我要去哪儿，我说吕坚今晚介绍新客户给我认识，我去应酬下。我特意摆出一副苍凉的表情，说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岂能儿女情长？说完嬉皮笑脸地凑过去跟她吻别，她一脸厌恶地把我推开，我又凑过去，她又躲开。我说那好吧，同志间握个手总行吧，待来年山花烂漫时，江湖中必定出现我的传说，千万要记得，军功章也有你的一半。她说滚，我现在就开枪为你送行。

气象局老喜欢给一些具备破坏性的台风起洋名字，拗口又不好记，要是我来起的话，我统统管它们叫“女人”，或者直接叫“杨露露”。七级杨露露，十级杨露露，请广大男人做好应急抢险准备！

我刚把衣服扣子扣好，她就抡起了胳膊，好在我眼明手快，一把把她手里的遥控器给夺了下来，还没来得及庆幸呢，她又顺手从沙发上抄起一样东西，我反应再快也跟不上她这速度，直到那物件撞到墙上又弹回面前，我才认出那是我的手表。我心里那个懊悔啊，早知道还不如让她砸遥控器呢。

我火气也上来了，问她抽什么风呢？我是去工作，至于发那么大火吗？我蹲在地上试图把那手表组装起来，但小螺丝小弹簧撒满了一地，还有个小齿轮晃悠悠地滚进了床底下，好好一块手表瞬间变成了一根手链。

她站在沙发上气势汹汹地双手插腰，问我为什么不早说，而且老是深更半夜出门，林子里的猫头鹰都没我那么敬业。我说你洗碗时候我刚收到的信息，再说了，我这工作你又不是不了解，这些年不都这样过的吗？

“那本姑娘现在很明确地通知你，我忍了很久，现在受不了了！”说完这句话，她把头扭向一边，下巴微微上扬，嘴里喘着粗气，并用眼角的余光恶狠狠地瞄我。我很想给此刻的她拍张照，潜台词都想好了，就叫“我拿什么整死你，我的爱人”。

我说行，你受不了是吧，那你先去煮一锅软饭来，不就整天待家里哪儿都不去嘛，除了按时伺候姑奶奶就寝，提供点色情服务，没别的事儿劳心费神，多好。说罢我气呼呼地坐回沙发，把那破手表在她眼前一晃：“你还记得这手表吗？”

三年前的杨露露还是长发，大大咧咧造型前卫，老爱搂着我的胳膊问东问西，还自称是星座专家，说双鱼座是一根竹签，能把所有其他星座像烤羊肉似的串在一起，然后又愁眉苦脸地问我，现在她这根签子上只剩我这只蝎子了，要是跑了就光秃秃了，那可怎么办呀？我当时心想，被活活钉在竹签上能不跑吗？除非那只蝎子是耶稣的宠物，否则哪儿来那么高的觉悟。

她送我这块手表的时候，让我隔着包装精美的盒子听滴答声，告诉我那是她的心跳，会一直陪伴着我，走快了或走慢了，就说明她的情绪出现起伏，我就得深刻反思自己哪儿又做错了。我忍住了没敢问她，如果这手表停了，意味着什么？

她看了那手表一眼，嘴巴动了一下但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径直走进厨房，神经病似的往电饭煲里疯狂加水，我很哭笑不得，看样子这丫头还真准备给我煮软饭了。我掏出一根烟叼在嘴上，告诉她千万别看不起我，然后朝门外走去。

她冲出厨房，把围裙劈头盖脑地扔在我头上，带着哭腔地咆哮着：“你不就是个爸爸桑嘛，你不就是靠那帮小姐养活你的吗？难道我还不如小姐？”

我猛地转过头，死死地盯住了她，我看不见自己的表情，但我相信自己的脸是绿的，眼睛是冒光的，头发是冲冠的。但我没有再说话，只是轻轻地带上门，走进了夜幕中。

马路上尽是往来穿梭的人群，在夜上海霓虹的点缀下，原本健康蓬勃的肤色也都被渲染上了夜的鬼魅，而且人手一张巧夺天工的假面。只有在这个时刻，他们看上去，和我成为了同一类人。

但我一点儿都不欣慰。

二 可耻

包房中人声鼎沸，酒局刚刚开始，我那帮狐朋狗友的情绪就已扶摇直上，像群早泄爱好者，已然到达了高潮的边缘。这帮孙子，像几十年如一日没牵过姑娘手一样，一个赛一个地含情脉脉。但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们，如果说他们是纯情小男生，那死了两千三百多年的柏拉图也能被气得活转过来，把自己的《理想国》一把火给烧了。

有个哥们儿点了首《跟往事干杯》，这歌我喜欢，而且他确实唱得不错，很动情，就差声泪俱下。他的手也没闲着，跟着旋律打着节拍，有专业水准，地点选在了旁边小姐的超短裙里。我想我明白了他的诚恳，每每面对旭日东升，他都在跟往事告别，跟无聊告别，跟每个在床头穿衣服的姑娘告别。

夜又开始了，黑暗就像集结号，甬管吹响没吹响，大伙儿反正都坚信组织不可靠，纷纷逃离坚守了一个白天的阵地，漫山遍野撒丫子逃命，片刻就散落于城市各个阴暗角落里，用美女与烈酒抚慰受伤害的小心灵。

旁边陪我的小姐举起酒杯，很职业地问了句帅哥你姓什么，她长得很可爱，最近我的口味偏向萝莉型，但导致的后果是，所选姑娘的三围数据严重

接近。我凝望着她的胸部，看不出一点坎坷，顿时觉得她很真诚，至少不会一弯腰就把胸垫掉进杯子里。

这时候手机在裤兜里一通乱震，搞得我裤裆发麻，我突然觉得这个商机倒不容忽视，完全可以把手机设计成圆柱形，震动幅度可人工调节，那简直就是人手一个的情趣用品，居家旅行，女性必备。

电话是杨露露打来的，还没等她开口，我就说我正忙着陪客户，她问是不是在K房。她的声音听上去很温柔，显然刚才的气已经消了。她就这臭脾气，一发起火来口无遮拦，我曾不止一次地建议过她，一旦发现愤怒的小火苗，就立刻用我的袜子把嘴堵上，这样不但不会说出伤人的话，还有麻痹神经的效果。

我说没在K房，我正带他们参观自然博物馆，她呸了一声，问我几点能结束，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说这可说不准，客户是上帝，现在这帮上帝们正在检阅天使团呢。然后就听见她跟旁边的人说：“他在K房呢，一时半会儿走不开。要不，我也不去了。”我连忙说别啊，别为了我的事业牺牲大好出墙机会，我可担待不起。可能我这玩笑有点过头，她顿时没了声音，只呼呼地喘了几下粗气，最后悄无声息地挂断了。

电话里的嘟嘟声机械而又空泛，之前还仿若近在咫尺、活灵活现的嬉笑怒骂瞬间被隔于两地，让人产生幻听般的迷茫。究竟，她是否在我身旁？这是个问题。

她第一次这样挂我电话是在三年多前，我俩聊了整个通宵，她突然毫无征兆地挂断电话，正当我反思哪句话说错的时候，敲门声骤然响起，我打开门就看见她俏生生地站在那里，嘴里嚼着泡泡糖，冲我甜甜一笑。

我把手机随手扔在桌上，感觉有些失落。

我扭过头问那小姐刚才说到哪儿了，她再次举起杯子，很执著地接着问我姓什么，我把手放在了她大腿上来回摩挲，说做好事不留名，叫我红领巾就行了。但很无奈，她显然不具备这种层次的幽默细胞，瞪着眼睛茫然失措了。

1999年岁末，为了配合千禧的划时代意义，我怀揣还没捂热的工资毅然步入了欢场。那天夜里天空中有很多星星，让我怎么数都数不过来，宛如之后的十年间，从我身边翩然而过的小姐，个个都带着温顺的笑颜，和坚决讨钱的双手。

当年第一个小姐的第一个问题也是问我姓什么，她没管我叫帅哥，而是管谁都叫老板，我很认真地对她说，我不是老板，我在哪儿哪儿打工，月薪多少。这件事在之后的几年中，被我的朋友们当作K房开场笑话来讲，而且演绎得绘声绘色，甚至出现了好几个版本让他们彼此争论不休。

记得一首烂大街的歌中曾经唱道：

“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。”

“直到对你做了多年禽兽，才明白我的花费，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。”

前者说的是小姐，后者说的是客人，俨然就是首K房之歌，精辟至极！

我常常想，如果哪天小姐们改唱另一首歌：“我让你依靠，让你‘靠’，没什么大不了……”那该是多和谐的一番景象。

但那时候，我也该失业了。

好在，没小姐会那么傻。不光小姐，没女人会那么傻，这才是男人永恒的悲哀。

吕坚在沙发另一头冲大伙儿遥遥举杯，他新剃的板寸，头发一根一根直立不倒，像洗发水里溶解了伟哥，显得格外生猛，说话时眼镜片中的反光如探照灯般扫过烟雾腾腾的房间，颇具威严。

“大家都举杯，今天梁老板请客，借这机会认识一下。以后多照顾一下他的小姐啊。他手底下的小姐，啧啧，就是一个美女野战连。有一百……一百多少来着？”

“固定的有一百零七，流动的我没数过。”

所有人一片惊呼，向我行了个注目礼，然后像集体流了鼻血，齐刷刷地仰头，用杯中的啤酒把嘴里的口水冲了下去。

之后的话题都集中到了我那个美女野战连上，我相信哪怕我是著名的钢七连连长，也不会获得如此瞩目。

吕坚在暗处得意地笑了，他自己开了一家乒乓球俱乐部，担任老板兼教练兼陪练，仗着专业选手出身，他在这圈子里混得很开，人脉也非常广，经常会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认识。我有交朋友的天赋，更何况他们哪怕不需要友情，也会需要我提供的小姐，于是我的圈子也滚雪球般越滚越磅礴。

我曾对他说，你们这帮人的非官方女人，都是我掌握着的，他当时笑呵呵地说了句很上轨道的话：“资源共享，双赢，双赢！”

“梁老板，怎么不带我们去你小姐的场子呀？”一个挺着局长级肚皮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坐在我身边，顺手递给我一根中华。

我连连摆手，说我抽不惯烤烟，中华和大前门在我嘴里就是一个味道。我点起一根十毫克的中南海，然后故作神秘地反问他，如果没先见见绿叶，怎能体会红花的娇艳。

所有男人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，所有小姐心领神会地面露愠色。但她们只能承受着，我倒是希望她们中间有人赌气离座，那更能彰显这里服务水准和职业操守的低下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手底下的小姐业务能力都很强，碰到这种情况，她们准会娇笑着对客人说：“对呀，你看我的胸罩，就像两片小树叶嘛。”

瞧见没，专业和业余的区别无处不在，渗透进了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中，随着黑红浓稠的血液汨汨流淌。

其实这几年来，每次拉拢新客户，我都是带他们到别的场子去玩，这已成了习惯。前面跟那胖子说的只是一小部分理由，更为主要的，是所谓的做规矩。如果第一次就带他们去找我的小姐，碍于情面难免要打折，一旦开了这个先例，就等于在我脸上烙上“永久打折”四个大字，既破财又破相，我有那么傻吗？

有一回我跟着杨露露去租盗版碟，她大声质问那个老阿姨：“上次还两块一天呢，今天怎么变两块二了呀？走了走了，我不租了！”最后辗转寻

觅，我们跑到了四五站路以外的另一家，还是租的两块二一天。

我弱弱地问她有没有把来回车钱算在成本里面。她则理直气壮地告诉我，他们让我不爽了，我扔钱也不给他们赚。

这句话我铭记至今，后来经过我改良，成为我个人在生意场上的警世名言：客人爽了，你可能不爽；客人不爽了，你肯定不爽。

旁边的小姐听说我是个爸爸桑，立刻来了兴趣，连连问我在哪个场子驻扎，生意好不好，小费是几块，大有人往高处走的思想境界。

我还没说话呢，那胖子就凑上来套近乎，拍着比那小姐还大的胸脯连连许诺，说你就跟着梁哥混吧，我以后天天来捧你的场。她说真的呀，那帅哥你姓什么，给我留个电话好不？我有些无语，瞅了眼他原先叫的那位小姐，是个一脸风尘的熟妇型，心想难怪这小子身材那么富态，还真不挑食，御姐和萝莉通吃。

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说你陪陪这位大哥吧。然后对那胖子说，如果她以后跟了我，我天天把她给你留着，你不来我也不发给别的客人。胖子顿时笑逐颜开，连连夸我够哥们儿，我心中暗笑，跑这儿跟我玩儿专一，装吧你就。

那小姑娘忽闪着长长的假睫毛，边面带娇羞、含情脉脉地凝望着那胖子，边悄悄对我说：“我去你那里，你真的不让我陪其他客人吗？光等他的话，老娘喝西北风去啊？”我哈哈大笑，差点把嘴里的啤酒碰到她年轻稚嫩的脸上。那胖子也讨好地跟着我们一起笑，浑然不知他的霸占梦想根本无人计划孕育，早早地就被射到了墙上。

这是一个扯淡的季节，空气里都是骗来骗去的味道，纯洁的人是可耻的。

三 唐小静

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我看了下不停闪烁的屏幕，是优优打过来的。

优优是我手底下的元老级小姐，从我出道就跟着我了。那时候她还是个黄毛小丫头，一个小帅哥异常温柔地骗光了她所有的钱，作为友情回报，还很仗义地帮她告别了处女时代。

那小兔崽子从进入她的身体到离开她的生活，一共花费了三元上网费，几千句甜言蜜语和几亿颗小精子，小块头有大智慧，很是了得。在她割脉我把她送去医院的路上，她还很凄美地告诉我，他其实是爱她的，把我气得差点把她扔路边，请个瞎子拉首梁祝，让她直接化蝶算了。

经过这些年的风吹雨打，帅哥们还是最喜欢她，有一次我听见一个新来的小姐指着优优偷偷问旁边一个人：“她就是传说中的‘帅哥杀手’呀？”没错，哪怕坐汤姆克鲁斯的台，优优虽然一样会两眼放光，春心荡漾，但绝不会少收一分钱小费。她现在的原则是：越帅收得越贵！

对于这一点，我很想送她一面“替天行道”的锦旗。

我平时不太去场子里，她作为小领班帮我处理一切内部琐事。这个时间她找我，难道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我连忙向门外走去，直到身后的大楠木门关上，我才听清了她的声音。

“你在哪儿呢？出事了！”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她如此慌张，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
我让她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。

“唐小静她们陪客人开房间溜冰，警察冲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在乱搞，所有人身上都搜出了你的名片……警察已经到场子里来找你了，姐妹们跟他们捣浆糊呢。要不，你先找个地方躲躲吧。”

溜冰，是行话，直白点说，就是吸食冰毒，飞高了之余，中枢神经在非他命的刺激下，会使男女双方产生极大的性冲动，极易促使在场的人们兴高采烈地举办一场规模盛大的淫乱派对。

我的脑袋嗡一声就大了好几圈。

唐小静唐小静……听着很耳熟，我努力回想着。

对，就是她，唐小静，一年多前那个明眸善睐、文静如水的姑娘。

2007年的夏天，一家规模较大的K房找到了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边发展，那位老总很诚恳：“来帮帮我吧，只要你来，客人就会来。”这话说得很有歧义，搞得像我一晚上能坐一百多个台一样。

正巧当时我驻扎的场子生意清淡，那个猪头老板急得整天满脸通红，像随时随地刚行完房事。只要我一出现，他就会从某个角落猛扑过来问我索要客人，我则冲他大声嚷嚷：“你不能既要我供应女人，又要我供应男人。”

他说我的职责就是要全方位地制造需求，并且同时满足需求。我立刻脱口而出：“你当这是自慰啊？”

我说我的小姐没问题，问题在于包房里的空调，哪怕不运作，也不能往外吹热风啊；而且曲库里的歌也该更新下了，没人愿意边唱着革命歌曲边跟小姐调情。当然，除了《洪湖水浪打浪》和《打靶归来》，这两首歌名倒是有些让人想歪的潜质。

一来二去的，他陷入了既想省钱又想赚钱的怪圈不可自拔，终于有一天精神崩溃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靠女人养活的，没半点本事；而我直接挥拳打了他的鼻子，告诉他我的职权范围，土点叫人事部，流行点叫人力资源部，英文缩写叫HR，而他，也是个HR，两个词儿的汉语拼音缩写：唬人和害人！

唐小静就是我在那个时候认识的，刚入行，估计也是刚踏进这个染缸般的社会。我手下一小姐领着她来拜见我，说是她妹妹，她则怯生生地问我能不能带着她一起混。混这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，让我感觉有点别扭，她看上去很清纯，笑起来的时候总是抿住嘴，扎了一个马尾巴，耳畔依稀带着处女的绒毛，忽闪的大眼睛捉迷藏般躲闪着我的目光。她话很少，但只要我一问问题，她就立刻表现得非常老到，像是在证明着什么。

我看在眼里，觉着很无奈！从前只见过荡妇装纯，没想到还有倒过来表演的。

我问她酒量如何，她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姐姐，然后一咬牙一跺脚，她的原话是：“我长那么大就从没醉过。”于是当晚我就给她做了个测试，结果不出我所料，她的话应该改成“我长那么大就从没喝过”。逻辑虽然相